詩纘緒　六

文字爲指文王愚謂此只多士之文德耳句法與共

武之服同蓋頌稱文王未嘗獨稱文者雖於武王亦

未嘗單以武稱之况清廟詩祀文王而單稱爲文非

所以尊之也夫人臣之文德即文王之文德矣何必

指言文王而後爲文王之德邪首歎廟次述在廟奉

祭之人此篇皆以人心詠文王之德雖廟之穆清亦

以此不顯申詠廟穆清相肅雝士秉德不承申詠對

越奔走與大雅文王篇重詠不顯不時同致詠嘆也

一事者如天作祀太王用之祭先王先公執競祀武

王用之成康思文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用之爲豳頌

而蜡振鷺用之大饗而徹閔予小子四篇用之嗣王

朝廟桓用之講武類禡此皆可得而考者亦有傳記

可考而尚有可疑者如維清之爲文爲武思文三詩

之爲三夏是也若他篇未必無他用者但經傳無文

豈可强附哉登歌樂章也上歌謂堂上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其篤則無一時之或息有慰悅之意焉皆孝子孝孫所當盡之誠也故傳以二當字言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緝熙皆勉力用力之辭故傳以所當二字指主祭之人而言典謂文王之典章法度祀典在其中不可專指為祀典肇禋說者謂文王始祀竊謂肇禋即生民之肇祀謂上自初封始祀而來以至于今武王成王時以用文王之典有成也后稷可言肇祀文王豈

烈文頌德之詞言有光輝之文德也錫茲三句歸功之詞言錫我福而及我子孫也無封四句戒飭之詞言汝有儉德則當尊汝而念此功也繼序言繼世次序念爾功而亦及爾子孫也歸功而致戒天子待諸侯之體也無競六句勸勉之詞人謂人道解見抑詩於乎歎美之詞歎嗟以致感發欲諸侯不忘文武亦使人不忘己而用此道也

詩不叶韻句長短不齊者周頌之體其間有韻叶句

太王之德莫盛於遷岐故祭太王惟以岐山言上作
字屬天下作字屬天與太王彼指岐山謂天作岐山
而太王始治之彼岐山既以天與太王而作矣至文
王又由此而康之必言文王者推文王之盛以尊太
王見太王之功至此而益大也子孫保之戒後來以
慰太王而欲其來厚也與前曾孫篤之意同時祭太
王故上本天眷下逮文王後及子孫皆爲太王言之
太王遷岐爲興王之地子孫尤所當守其後平王棄

而益致其自强不息之功蓋成王由學以成其德其
用功實在於此故頌成王首以是稱之下文基命承
上天命而以積德言緝熙承上二后而以廣業言既夙
夜又宥密既緝熙又單厥心此即不敢康之實也宥
謂用功於外寛廣以酬酢而不淺露也故曰宏深密
謂用功於内靜定以存養而不粗疏也故曰靜密心
則兼内外動靜而言盡則内外交養動靜兼致而無
間雜遺缺也非積德無以為廣業之本非廣業無以

見積德之成故傳曰是能然皆以心爲主故特以於
而歎美之也愚嘗謂成王天資純粹學力精勤自湯
武而下爲君而能學以有成者成王一人而已其用
功成德之實備見於頌諸詩最人君守成好學者所
當取法也肆其靖之言致治之效也肆字兼二義故
也今也此合言之故曰故今蓋兼成王康王時而言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按此篇永樂大典鈌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謂巡守之歲四仲月也祭告者祭神告至也其者不敢必而應以一實二允則實可信矣右謂尊爲天子序謂次代有商與下序義不同先人後神者先致

九夏所記爲鍾節實非有詩與又或曰九夏即二十所舞皮弁素積裼所舞之大夏夏禹之樂也九夏即九歌之節也其詩亡又或曰樂歌之大者稱爲夏故季札稱秦風爲夏聲以是數者而論則三詩之爲三夏篇章皆未有據朱子雖存之以備一說然以愚意論之呂說削之可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於成康不稱王而止稱其謚又連稱三謚下文又言自彼似非所以尊成王康王也蓋上係武王故下連稱二謚殺所尊也自彼謂自彼時成康已極著明見其相繼致治四十餘年之久也不顯咏其德之在己者明著咏其德之著於四方者包制作之禮樂在其中故下承言鐘鼓磬筦舉大小以見全樂威儀所以行禮舉威儀以見備禮既以樂降福又降福以禮

反覆以禮樂言雖本咏祭祀之禮樂而亦以見自彼
時至今禮樂福祿之盛如此固爲成康不顯之德是
亦武王無競之功也周頌無言樂與禮者此獨言之
又與成王制作之意有相關者宜與商頌言祭祀禮
樂者不同也醉飽謂神與尸禮曰祝侑尸曰皇尸未
實也未實者未飽也楚茨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是
神與尸亦有醉飽也此祭時樂不當以祭後燕時之
醉飲而言之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對百官以戒農官言百官王既與汝以成法而猶有
可效者則當來咨詢之有難依者則當來茹度之不
可專也保介以下則專戒農官舉副則戒正可知言
暮春之時不可違新畬之田至難治何求如何發問
以警動之辭食之大者莫如麥而兆豐年之祥者亦

於此報賽之也觀可將字可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樂得其官則和故詩首言之然成一代之

樂而不頌祖之德者此告樂成而已故止以樂言再

言有瞽者稱美之也言周者見其非商之舊也蓋樂

始成故言周以別於商焉庭者宗廟之庭也合乎祖

易觀之哉此篇詠樂鋪敘有法而末語尤深遠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鎬京之水非一而獨言漆沮者蓋漆沮由豳岐而至
豐鎬乃周家興王之地言漆沮亦不忘本之意也首
以猗與歎美之則薦廟之際豈獨爲魚而興感哉潛
當以潛藏之說爲長蓋鱣鮪魚大非積柴簿圍所能
取月令天子親漁蓋先王饗親牲必親牽獵必親殺

曰求厥章求朝之事也龍旂以下求朝之儀也休有烈光總上三言而形容稱美之也率見必因其來朝而率以見也振鷺之庚止有客之來見皆助祭皆有樂歌則此諸侯可知以孝以享奉祭者之心也以介而下言辟王所受之福烈文而下言諸侯助祭使我得之之福也所謂歸德之辭也福多而不純未足爲至故既綏我以多尤必復俾我以純則無雜而不已矣緝熙謂續明孝享之心也此篇與烈文同而此稱

莫能敵從古以來莫強焉故無競雖二字而形容極至文王之德止用一文字尤極簡要文王以文德開之武王繼嗣而以武功受之此武字與允文之文字相對謂武功也首既稱武王則此只當以爲武功對文德而言之不可指此武字爲武王之謚字也勝殷者功也遏劉者德也定即天下大定克定厥家之定言天下治安也以勝殷之功遏劉之德致天下之定爾無競也無競維烈統言之下文即無競之實也

之朝廟者所以必用之也庭止敬止雖韻相連然庭止意屬上皇考敬止意屬下皇王詩有此體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道遠非已所能及將欲就之又不能以有合蓋欲然慊然不敢自足以期人之盡忠樂告已也況已未足以當國家之多難則當如之何亦維繼武王之治國

齊家者以保明吾之身而已蓋身者家國之本也武王身修而後家齊國治者也吾惟即其在庭在家者而紹之則庶乎身可保明而武王之休在我矣又何有國家之難哉既謙已之所未能復示已之所欲爲不惟得訪臣之道尤能知勉已之方以是而思繼其祖安有不足以致治者哉前篇庭字兼家庭朝廷言此篇庭對家言則專指朝廷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嗣王朝廟所以必用之也前篇欲繼文武于家庭朝廟之間次篇欲繼文武而訪之於臣敬之則欲即日用而修之于已小毖則欲因患難而謹之于心蓋雖一時所作而實可爲萬世嗣王之法所以備録之歟

懲前毖後者詩之意懲大謹小者命篇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

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
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二詩所述有或詳或略之殊而大意相似考之周禮
籥章蜡祭吹豳頌以息老物今二篇既見其爲報賽
又前篇言胡考之寧此言婦子寧止皆有息老物之
意意者終歲勤動至此而始收息故於勞之息之時
而歌之歟意與周禮合又視豐年爲詳用亦應不殊
然又安知報賽則歌豐年息老物則歌此二詩不殊之

成大功武王之有天下適當其時蓋時者天命人心之
所寓也時未至不可先時既至不可後故時非聖人
所能爲聖人惟能知而順之耳武王時晦則退自循
養時熈而未純則猶晦也時既大明而後用之此即
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者是也非聖人灼見天命
人心之妙豈能與於此哉我龍以下成王自述己繼
武王之事受者受其所已爲嗣者繼其所未畢造爲
也公事也武王維順時故所爲無不成而事無不可

者皆武王之事也故名樂爲勺而詩亦名爲酌皆取
酌時之義謂酌時以繼武功也序詩者不察以爲酌
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宜傳之不取也
先儒謂周公作武又作勺勺者斟酌大武之樂而參
用之豈以賚桓在其端故爲此說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綏萬邦統言之桓桓武王而下詳言之保有見積累

之業士謂熊羆之士克定能定之謂非天下大定不足以言能定前言邦此言家至是以天下爲家矣爲天下皇王必如商之致治歷年而後可謂之皇而後可爲之代綏萬邦屢豐年從下說向上言武王得天下也天命匪解而下從上說向下言天命武王也互言而極道之謂武王除害故天屢以豐年報之然天命未厭故武王功足興周而德足代商也屢豐者武王數致其祥於一初方興之應也匪解皇間者天欲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頌文武之功而詩中不言武王蓋上推文王下言我則武王固在其中矣故凡文王之所勤與我之所受所敷所求所定者莫非武王已成之功且於中言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則非武王而誰哉蓋前詩明舉武王此詩暗藏武王并暗藏其封功事又頌之一體所以知爲封功者以樂篇名而知之又此詩爲

大武之章象武王之樂觀武聽歌而頌武之意自有不言而可知者又樂之一意也敷文王之可思與諸侯之當思文王者固武王之功亦武王之心也若君臣始終皆能以文王之心爲心是亦以武王之心爲心也其頌文武用意深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時邁爲武王巡狩祭告之樂歌此雖言巡狩然不知

詩纘緒卷十八

元　劉玉汝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
徂
傳謂閟宫一篇葢僖公詩無疑則以前三詩未可必
爲僖公故此僖公二字當作魯侯牧馬之盛然略舉
而極盛自見於詠也舉牡則牝者未言也在坰則不
在坰者未述也薄言則略言而未詳也舉所有之馬
則馬有名而未數者不可勝數也而况無名而不足
數者乎楚丘騋牝三千之句法本於此矣古人用馬

以駕車駕車爲馬之大用故此以駕車言能左右之
曰以見馬之閑習也馬盛有力而往來不絶矣然以
健爲貴不健則雖盛有力而易乏心之所思牧馬之
所本也所思雖無窮而不厭矣然以無邪爲主邪則
所思皆非矣臧言德才言才而又奮起矣然以善行
爲至不善行則雖有德有才不足稱也易乾爲馬坤
爲牝馬乾曰天行健坤曰行地無疆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
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
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傳不言君臣蓋謂君燕飲臣而頌禱之可謂君燕其
臣而臣禱其君亦可故所乘謂托興於君臣之馬皆
可夙夜勤也而又辯治美其德也勤而後燕飲也鷺
鼓美其樂舞也末乃頌禱之辭有歲而無善以及人

是富而無教也歲歲有而無賢子孫亦非有道之長
有善則得所以處有歲之道善詒子孫則得所以處
歲歲有之道矣此能感天休而又能盡人道者也以
此爲禱至矣于胥樂兮美其燕飲之樂樂而至于有
善詒後斯其爲樂大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
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懐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首章言侯將至而人皆樂從之次章言侯既至而人皆歎美之音謂聲譽歎美之聲既著而侯又能身教故人樂從而稱譽之者尤在於此蓋侯能身教斯不愧於泮宫矣三章言侯飲酒於泮政此詩所由作蓋因其飲酒而頌禱之也祝壽者多祈其老而壽今曰難老則常少而不老又永錫之以此則壽豈可量乎

帥士卒戎車將臣也徒御士卒也孔淑不逆固猶卒
獲雖聖人制夷服遠之道不過於此矣前以兵服此
于篇末言作泮以德服故淮夷貢琛而心服矣好音
謂德音承上明德廣德而言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
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
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

皤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髪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愚按傳云魯頌獨閟宫一詩為僖公詩無疑今從傳說則閟宫前三詩安知非僖公以前詩乎僖公之前伯禽之後魯豈皆無賢君歟又泮水舊以為頌僖公故與閟宫言服淮夷事皆以為願望僖公之辭可也

今泮水既未見爲僖公詩則自伯禽以後至於僖公之前豈其淮夷始終未嘗有一日服從中國之迹乎故愚不能無疑嘗讀史記魯世家載孝公之事若有與泮水詩合者竊以爲泮水一詩魯人頌孝公之詩歟周宣王伐魯問爲魯後者樊穆仲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順事耆老賦政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爲魯侯是爲孝公今泮水言魯侯至泮而飲酒是養

老乞言也其能問遺訓咨故實可見昭假烈祖敬恭明神也淑問如皐陶行刑也桓桓于征賦政也獻囚獻功而在泮亦必問咨而行之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豈非能訓治其民者乎孝公終謚為孝又豈非以靡有不孝之故歟又按常武宣王親征淮夷而徐方來其征徐方魯必帥師以從前乎孝公伯禽伐淮夷後乎孝公僖公從齊桓伐淮夷安有宣王親征有功而魯不與乎又况孝公賢而適當其時則伐淮夷而

淑四言而已前後皆頌辭也若頌不勝禱恐非魯頌之體亦豈魯人名頌之本意哉蓋頌本欲效雅惟以天子嘗賜之樂又不采其詩遂假頌之名名其詩以是尊魯而美其名然僭名之罪容得逃乎

首序作詩本意只二句下文即推本魯事至末章方與首句相應又是一體前三章純是頌辭至第三章末降福福女方爲禱辭四章五章皆前頌後禱前美其祭祀後美其軍旅與棫樸奉璋六師意同齊桓伐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人尚聲故首發歎嗟亦尚聲之意也此下即述奏祭之樂先置後奏末祭時樂也和平穆穆正祭之樂也萬舞陳庭祭畢之樂也始終爲敘樂舞尚聲之意

可知自古至末皆叙奉祭之敬商稱湯孫武丁孫子周稱曾孫稱孝子成王稱小子商質周文也　此詩有二意傳引記以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如此則此詩即樂三闋所奏之詩按記言有虞氏尚氣商人尚聲周人尚臭商人尚聲者謂於未迎牲之前以聲音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若於此奏此詩則詩意當是備道其祭始中終之盛樂以達吾自古在昔之敬恭庶幾湯知爲湯孫之將蓋先以此聲此意告神於陰陽

之間而求其降也傳又引舊說以爲祀湯之樂如此則此詩乃正祭所奏之詩詩意當以奏假思成爲重而終之以所傳之恭庶幾湯歆我湯孫之將蓋當祭時述此聲此意而欲湯之享之也二意不同而有先後則傳意必有所在然其尚聲之意則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
予烝嘗湯孫之將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此詩首述契次湯次先后次武丁無適主故傳曰祭

祀宗廟宅殷土芒芒或曰湯以後方稱殷此句當屬
下或曰殷土追稱當屬上愚謂自契宅此至湯而地
始大屬上爲是先后或曰湯也愚謂言湯以後之先
后故曰受命不殆不殆非所以語湯也武丁孫子主
祭者自稱猶言湯孫武王靡不勝主祭者自述龍旂
大糦述助祭者邦畿四海言由內而外域于四海者
極其廣四海維河言由外而內朝于京師者極其多
景員維河言京師也諸侯來朝至景山四面之河則

達于京師矣猶禹貢言九州之貢達于河則至堯都矣蓋覆說邦畿也若曰語形勢則在德不在險況邦畿千里而民止所包更大奚止形勢四海之諸侯來假則四海之人可知或曰前篇約軝受命此篇武王靡不勝而下皆若主祭者自述其功德又或曰邦畿至末再述先王之功德言國勢之大人心之一以見自昔以來殷之爲君者受命咸宜而百祿是荷也或又曰邦畿而下通今昔而言謂在昔在今國勢人心

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
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是而復其性又與天會是生之期德之盛皆與天命
會夫是之謂齊此帝所以命之也受小球大球至百
祿是總敷政所以發政施仁奏勇所以除殘去暴敷
政有餘然後武功可進四不見湯之執中前先言四
不後及敷政後先言奏勇後及四不者變其文法也
駿釋爲大則音峻釋爲馬則音俊駿馬也厖雜也綴
旒爲敷政而言故爲諸侯所係屬駿厖爲奏勇而言
故爲諸侯所歸往言諸侯從往征伐如衆多之馬雜

色而往進也疏先言綴駿後言厖亦變文法也六章
因上言奏勇乃遡言伐桀之事末章因上言伐桀有
九有又遡言湯以前中衰至湯興王得相之事然此
篇惟述祖德全不見祭祀等意又左右商王似非結
語傳謂商頌多闕文疑義者其在此篇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遑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先儒言周以農開國商以武興王觀前篇長發頌湯信然故此頌高宗亦首以殷武言之其言撻言奮言罙可見神速勇勁之勢未服則入其阻而致其衆既

至則定其地而安其民又見其寬仁安静之意此湯用武取天下之道而高宗似之故曰湯孫下乃以湯服遠之事言之次章言外夷狄之來朝三章言内諸[illegible]四章言高宗勤身心謹刑賞以治民五章[illegible]治整飭於内聲靈赫顯于外壽康兼備于身以保後人末章始見廟成始祔而祭作此詩也